

散文精品自选集

王英琦

王英琦 著



王英琦散文精品自选集

●王英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英琦散文精品自选集/王英琦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8

ISBN 7-5059-2138-X

I.王… II.王…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2181号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国防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78千字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5059-2138-X

I·1509

定价: 8.80元

反俗境界与散文精神

——代（自序）

十三年前，因着一部《李清照》电影的问世，二十郎当的我，经历了一场猝不及防力不从心的虚名。

虚名虚火虚燃了一气而后，我尽情地收获着由此而派生的必然负效应：个性的迷失，本体的失落，在世俗评价和小名小利的泥濘中没顶地挣扎……绝望中，我差不多怀着捞“救命稻草”般的感情，看了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不可思议地这本书竟对我产生了神奇的影响。

从此，它把一个过于敏感，善走极端，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自主精神的女孩，引向了一条灵与肉、文学与功利，世俗与反俗的相互牴牾深刻磨难的抗衡之路。

为了追求心中的真文学，为了坚持人本与文本的统一，在后来的岁月中，我自觉而痛苦地放弃了部分世俗的代价……

在这些舍弃世俗欲望的长长坚持中，我曾牺牲过女人最美丽的一段黄金岁月，在“华山夏水”寂天寞地孤游了近八年；曾为了“坚持一点什么”，在九十年代初“形迹可疑”地跑到中原土重水深的小刘村，与当地土著人民共度了三载贫困而充实的日子；曾借对文学外的一切不感兴趣为由，一口拒绝过政协委员的头衔；曾因看破非文学因素的“正高”职称，自动放弃了应付外语的努力……

在这些舍弃世俗欲望的长长坚持中，我承认我的心态是

不平衡的，矛盾百出的。谁同情我的付出，谁理解我的牺牲。当整个社会整个人心都在随俗逐波的时候，你的反俗坚持究竟还有几多意义几分价值？

人，首先是个社会性的动物。作为一个以世俗社会而赖以存活的人，不要说超尘拔俗了，超越那么一点点，已属痛苦和不易，已是拉开人与人的档次和品级了。

由此我又想起了高更。想到他为了坚持艺术的纯洁性和艺术家的本体之路，毅然抛弃法国上流社会，毅然诀别名利索，在原始土著居民区娶妻生子乃至最终病死于斯，将自己的绘画和人生推至灿烂极致的动人故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来。莫非高更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面神？莫非高更骨子里便不具有人的属性？否则，他怎么可能把反俗抗俗的活干得那么纯粹，那么彻底？

及至最近我又看了英国翰森夫妇合著的《走向自然——高更传》才恍然，原来毛姆笔下的高更是个被诗化被绝对化和审美化了的艺术典型。他固然为了屈从内心艺术潜力的呼唤，神神道道地抛弃了日进万金的股票经纪人的职业，但是最终的揖别文明世界走向蛮荒的塔希堤岛，却是迫于三餐不继，生活与艺术均告绝望的窘境促成的。

在塔希堤岛，高更其实始终处于一种生命的分裂状态，处于双重人格生死悖逆的惨烈冲突之下。作为艺术家的他，强烈向往着塔希堤岛的原始清纯和与世隔绝；作为具有本质特征的自然人，他又抹不了对社会对人群的依附情怀，承受不了被世人完全遗忘抛却的痛苦。他到临死，也未泯灭在巴黎举办画展以及前任与妻儿团圆的世俗念头……

可以说，在艺术求真和世俗功利的两相对抗中，高更是

个最极端的例子。他是个内心斗争最为惨酷最为惊心动魄的艺术家。

这样地，高更富有个性，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就可信可敬了。这样去认识高更，才更看出高更在牺牲世俗生活的同时，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和超人的勇气——艺术家人格的伟大，只有借强烈矛盾的对立冲突才能看出。

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把人分成四种境界：自然境界、道德境界、超我境界、天地境界。这个天地境界，我理解就是宇宙境界。这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我等凡辈难以企往的境界。

对于一个正常凡俗的人来说，任何东西坚持过份必然走向他的反面。绝名弃利，抗媚杜俗，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限的，除非你甘心做人生的旁观者，除非你一劳永逸地退出生活的舞台。

纯粹意义和终极意义上的超凡脱俗是不可能的，也是反人性的，相对地看待和抵制大约是可以的。本质上说，我们判断一个作家的高下轩輊，就是看他在与世俗社会对立时主体精神的支撑力有多大，他能自觉顽强地坚持了多少真实的本我。也就是如爱因斯坦所说：“看他在何种意义与何种事物上摆脱了自我。”

从这一层次的意义来说，一个作家的一生，就是一种内在生命如何接近自由状态，不断挣脱世俗诱惑对心灵干扰的一生。

反俗的境界达到什么层次，天地的境界就会达到什么层次，人品与文品的境界亦会达到什么层次。

既然是本散文选集的自序，自然就还得再谈谈散文。

散文是一切文学体裁之母，亦是一切文学体裁中最见功力最唬不得人的活儿。不愿大功率地输出真精血，没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穿透和超越，要想写出所谓的大散文，好散文，美散文是断不可能的。

什么是“大、好、美”散文？散文观念更新的内涵是什么？散文作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不理会清楚，必将难以进入散文创作特定的审美过程。

真正的大好美散文，我以为是那种对人生有超常感悟，对事物看至本质的散文。是那种除去散文的一切繁文缛节，把文字写至朴素写至本色的散文。

“如诗如酒如浓茶”之类，不仅不是上品散文，恰恰是伪散文、庸散文。只有那些平俗的半吊子散文家，才专好迂回包抄，五迷三道，在散文上要花枪玩小技，把个好端端的散文越写越复杂，越写越象一个“美丽的谎”。不仅自己在其间无聊地镂雕不已，企图人家也能庸文共欣赏。真是蠢得可以。

任何东西只要一象什么，就不是原汤原汁的了，就是被“精加工”、“巧粉饰”过的了。对于真正的大好美散文，我们更应看重它的内在品质，自然的属性，以及固有的美学特征。

说到散文的观念更新，首先当然不是指新手法新技巧等外在表面的更新。对于一个好的散文作家来说，形式不是大问题，他自会有自家独特的表达方式的。我所说的这种更新，多半指的是一种思想方法的更新与内在情感的更新，即散文主体精神的全方位更新。

散文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作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它是作家对生活得出客观见解后的自我表达，是作家个人性的独

到体验上升为思想逻辑并以情感和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东西。一个散文作家的个人有限经验所包含的精神容量愈大愈丰富，他的散文文学品质和美学价值也就愈大愈丰富。

这里，散文描述的客体存在是否虚构与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真感悟真思想真冲动——即艺术本质的真实和内在感情的真实。

从散文的文学角度讲，我反对把杂文、随笔、游记、日记、报告文学笼而统之地归于散文的做法。这些东西由于本质上的非文学性（它们大都排斥艺术想象和虚构），因而不应该假散文之名而并存。散文不是大锅菜、炒什锦，都是散文，就都不是散文了。

如果我们确实把散文看成一种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文体，那么就该无情地中止和消灭那些平庸的可写可不写，不写白不写的小感受小情调小回忆小遭遇……

近年，由于真理贬值，信仰坍塌，世俗走俏，文学降价，文人中谈及“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的人越发地少。但是，既然我们还承认文学是个精神的东西，散文是这颗精神之树上的“绚丽花朵”，就无法回避这些虽显“古典”过时，却是美学领域里必需的“形而上”问题。散文园地之所以会产生大批的连“一次性消费”都不具备的伪劣假冒产品，就是因为有着众数的缺乏较高文化品质文化人格的散文作家假写、胡写、硬写、滥写而造成的。他们投机取巧，避难就易，放弃对形而上终极意义的追求和探寻，满足迷恋对形而下具象表象的描摹和写实，似这样的写作态势，其散文怎不显得轻浅、琐碎、平面、无聊和小家子气呢？

我觉得盲目地随从脱离生命实体感受的这流那派，拘囿

于一己的命运遭际，倾力抒写那个放大膨胀了的自我，散文的价值和品格必将滑向庸区俗境和低格调。说到底，一个散文作家所追求的自我价值总归是有限的，只有从宇观的高度，宏观的视野，把握观照社会人生包括一己之我，把对整个人类的关怀视为终极思考终极关怀，才有可能写出真正胸次浩大，具有历史跨度和美学光辉的宏篇巨制来。

纵然，一切文学体裁都有相对的局限性，散文也自有自家的界定和限制。但是，对于一个有出息的散文作家来说，他的手脚当是局限不住的，他的超越性活动当是可以穿透千秋古今的。人类的自由精神能走多远，散文的自由精神就能走多远。

一个对生活真诚，对人类钟情的人，散文必将对他亦是真诚的和钟情的。

目 录

我们头上的星空	(1)
大师的弱点	(14)
求道者的悲歌	(22)
无需援助的思想	(29)
最原始的，也是最本质的	(45)
“蓬荜堂”笔记	(53)
“蓬荜堂”笔记(续)	(58)
炒凉粉	(67)
看社戏	(70)
穿戴随俗	(77)
食素感悟	(80)
远郊不寂寞	(82)
远郊无童话	(94)
“蓬荜堂”书信	(107)
假想情敌.....	(119)
遭遇鸡贩子.....	(124)
我很矮，可是我不蠢.....	(128)
菱角河的悲剧.....	(134)
重返外婆的家园.....	(140)

七月的馈赠·····	(148)
“摘桃子”的人·····	(153)
被“造成的”女人·····	(159)
美丽地生活着·····	(164)
生活的散文·····	(173)
冲破母爱的内围性·····	(178)
写不出自传的人·····	(181)
我能这样地生活·····	(194)
我遗失了什么·····	(201)
那有形的和无形的·····	(207)
魂归何里·····	(216)
永远的女游子·····	(221)
与贾平凹的通信·····	(230)
与蒋子龙的通信·····	(235)
与肖复兴的通信·····	(240)
散文三昧·····	(244)
写人格——我的散文观·····	(250)
走出“新潮”误区·····	(253)
追求自己的语言奇兵·····	(257)
散文情感的价值蕴含·····	(262)

我们头上的星空

——写于四十初度，惑与不惑之间

—

在我平庸的一生中，有过几回堪称不同凡俗的际遇——我想起了86年夏，赴《作家》长白山笔会途中的一次邂逅……

暮色终于浓成了夜色。群星精灵般闪烁，在列车的惯性下，前仆后继地扑跃入我的怀抱。我支颐侧依窗口，正无限深情地欣赏着如诗如梦的北国之夜，对面卧铺悄然上了一位中年男人。

他象无数处于这种年龄档次的男性公民一样，有着宽广疏朗的前额，老派而绅士的发际，抿着嘴，在脸的下部横成一道线——这道线，既不生动，亦无个性，除了给人以内向的感觉，再无内容。

假如不是我的死不改悔的毛棱性格，致使一杯水无情彻底地泼在了他那挺刮高级的毛料裤上；再若使不是他的该死的大罗马表不合时宜地卡壳了，逼得他沮丧无奈地与我对了一次表，一定也就没戏了。

生活中，偏那冥冥中的许多偶然却包含着必然。简言之，我们神差鬼使地搭上了话茬，而且我还颇惊讶地得知这位貌

似平平的中年男人，竟是全国 UFO 协会的秘书长王先生。

从王先生之口，我获悉了世界 UFO 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未来展望；了解到以特异时空下的“隐态运动”为研究新课题的潜科学兴起的重大意义；探知了史前时代人类神奇的高技术文明遗迹以及有关诺查丹玛斯的 1999 年大预言……

那次邂逅不久，我便成了全国 UFO 协会的正式成员。那位尊敬的介绍人王先生，后来却神秘地消失了——他就象上帝专派的特使，将我引入其道后，使命便完结了。

二

成为 UFO 协会的伟大会员，不觉已是悠悠八载。

使我痛彻的是，八年来，我竟没在自己生活的本土上发现一个诡密的“飞去来器”，更不消说对协会本身尽过义务了。

飞碟太虚无了吧？而生存法则则是严酷的。

其时，我正陷于因精神向度的迷失而四处弥散的坏情绪中。飞碟固然玄妙又诱人，但与卿何干？它能给我以真言大道，解我于生存的苦海深渊么？

我可不能重蹈那个可笑的古希腊老头泰利士的复辙，只顾遥望遥远的不可企及的星际图，却不幸跌入眼皮底下的深坑。

揖别了天上的飞碟，我扎入了地上的小刘村。

怀着浪漫的人文冲动（也不看如今是什么年月了），我企图在小刘村找到精神的归宿。我把自己弄得由表及里整个儿一豫味十足的侉大嫂，与土著人民吃喝拉撒从内容到形式都同模同样。

三年。我不能说我在小刘村找到了某种“终极价值”和“精神家园”，我只能说在砭砭地寻找本体的路上，我的一段真实生命由于贴着磁实的土地和平实的人民，由于用真情和心血体验了文学，因而它便成为我人生流程中一段最富质感的生活。

三

工商化带来的日益脱离自然状态的“人造世界”，既给人带来了文明，也造成严重的负效应。其中“人心的堕落”，是一切代价中最惨痛的代价。

面对声色货利的物质世界，当代作家面临一种终极失缺的无根状态，比任何时候都更难以进入文学审美的特定过程。如何摆脱外界诱惑对作家心灵的干扰，寻找本我的精神自由，以调和精神与物质，现实与理想，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等诸种矛盾关系，达到内部世界的高度平衡，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便成了一切执著求真，并以人类命运为终极关怀的作家迫急课题。

二十郎当的时候，因发表了几篇小文，我曾看轻和慢怠过这个世界，看轻和慢怠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我无知无畏地写着他们的名字，他们老人家却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一个作家，固然不需要太大的哲学野心，也无须太多超常规的形而上思索，但有哲学气质和没有哲学气质的写作是大不一样的。前者更富于理性，更能把握自我的心态，具有更大的创作主体性和超越性，而后者却带来更多的自发性和

盲目性，更容易陷进由文学本身带来的诸如文学与功利、人本与文本等矛盾的漩涡而无力自拔。

作家要想从根本上挣脱外在重力的网，达到理性层次上的自我超越，就非得有强烈的哲学意识不可。因为，只有哲学，才可以使人生活的更有目的性，使人具有正确的判断力和选择力。

如果说十几年前，我连哲学的皮相也没学到，那么在经历了风雨人生的今天，我才真正彻悟到哲学的魅力，哲学对人的精神生活所具有的决策性意义。以我的不算太笨的哲学悟性，我有一个朴素的直感：一个带着自身生存危机的人，与一个甘当普通读者的人，在领会和运用哲学本义时的心态和实际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我终于感悟到：一个人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幸福，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曲径通幽豁然洞开的哲思来临那一刹，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我才明白，为什么伟大的苏格拉底把获得哲感的那一天，当成盛大的节日——设宴款待平民了。“思想的盛典”——那是远非世俗的心灵所能理会的。

四

再度对飞碟，对地外文明，以及人类一切神秘现象产生非凡的热情，是这二年的事。

在近年的读书写作生涯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许多先哲与后哲的著作中，都流露出一股浓郁的天宇兴趣，一种强烈的天问精神，他们几乎都对奇伟的天空所展示出的

秩序规律和无限之值，表示出由衷的敬畏和激赏的心情。或许，最早的哲学家就是天文学家，最初的哲学就是从瞩目天空开始的。

“动物只为生命必需的光线而激动，人却为更加遥远的星辰光线所激动。”因此，人类文明之初，人就渴望用自己有限的思维力，对恒常的天空和无限的宇宙作出解释。然而，路何其漫漫，答案安在？

为了更近的了解这个宇宙上帝，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爱因斯坦以人类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科学热忱和科学毅力，进行了空前悲壮的探索，然而，他的统一场，他的宇宙秩序图，终于悲剧性的未完成。

晚年的爱因斯坦终于坦率地承认：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超于人类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这样研究科学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

出于同一意义的认识，被奉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圣尊康德曾说：“如果在宇宙的结构中，显露出秩序和美丽，那就是上帝！”——把不可知的宇宙干脆视若上帝。

在渐次深入的阅思中，我还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许多蜚声世界的大科学家，却往往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而是泛神论者（即泛化了的神，——“自然之神”），这在常识看来，似乎不可理喻。

按照事物的不可解就在于它的可以理解的相对规律，正是科学家在部分揭开自然之谜的同时，也发现了它的无法被终极认识的真理。因此，他们就不敢说上帝存在的假设是无意义的，他们甚至把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部分地推之为超自

然的力量。

是的，本质上说，在自然法则的严谨神奇面前，在永恒而理性的宇宙规律中，人类的任何超越活动都是暂时的和有限的。“宇宙上帝”只能被人间接地认识或相对的认识，却不可能被人直接认识和绝对认识。所谓，天人合一，人定胜天，不过是人美丽而浪漫的憧憬。因为，归根结蒂，人是注定无法超越人的三维空间限制的，人类科学的视线是注定不能透过这个空间维度的。

然而，人的深刻悲剧意义就在于，明知超越的有限性，却偏要做无限的努力。人对无限的追求，即是人的本质特征，又是人对自身超越的努力。

人的这种矛盾的生存定律，致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把穷天象之奇，探宇宙之秘，视为不竭的审美热点，同时也成为他们永恒的使命和强大的生命源。

正是处于这样的认识层次，我对人类本世纪中期兴起的飞碟热气功热和一切围绕揭示天地人的活动都表示由衷的礼赞。

不管飞碟是否二十世纪最无聊最无价值的东西，也不管“意识（精神）即物质”这一论点是否真能给人类的观念世界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仅就这种探索本身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勇气，就足以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惊心动魄的一笔。人类毕竟在三维空间的有限认识层次上，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水平上，朝着宇宙真理大大迈进了一步——把地球文明逐步提高到了宇宙文明的更高级阶段。

无际星空，卓然闪烁，万世不变，亘古不语……注望肃穆浩博的星空，作为一个飞碟和地外文明的虔诚信仰者，我